

战争题材长篇小说——

在挖掘历史中求突破

■刘小波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战争历史是真实的,而小说叙事是虚构的,在处理战争题材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近几年,有多部重量级的长篇小说书写的都是战争历史,作家们在最新的探索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

近几年,中国长篇小说中的战争书写集中爆发,以战争为主题或背景的作品成为文坛一道惹人注目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大量国外的战争小说也被翻译引进到国内,如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理查德·弗兰纳根的《深入北方的小路》、保宁的《战争哀歌》等。不经意间,战争题材重归当代长篇小说重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粗略盘点一下新近的收获,大致有张炯的《巨变:1949》、彭荆风的《太阳升起》、徐怀中的《牵风记》、徐贵祥的《穿插》、叶兆言的《刻骨铭心》、范稳的《重庆之眼》、王筠的《交响乐》、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张庆国的《老鹰之歌》等。稍向前延伸,还有葛亮的《北鸢》、赵本夫的《天漏邑》、徐贵祥的《对阵》、张翎的《劳燕》、范稳的《吾血吾土》、王雨的《碑》、李明忠的《安居古城》、李乔亚的《最后的58天》、余之的《密码破译师》、张弛的《战马之歌》、胡学文的《血梅花》、界愚的《江河东流》、陶纯的《浪漫沧桑》、胡西淳的《西皮流水》等等,都是以战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在对战争的正面书写之外,还有不少作品中也萦绕着战争的影子,如贾平凹的《山本》、赵焰的《彼岸》、远人的《秋盆河》等,都涉及到不少有关战争的记忆,自始至终弥漫着战争的氛围。

作家们处理战争经验,究根结底,写的是人世恒常的情感伦理,是生命个体的命运遭际。战争叙事从单一的战场描写回归到复杂的日常经验,对人情、人性进行浓墨重彩地描摹,将人物的命运

放置在战争背景中进行深切的拷问,是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趋势。《吾血吾土》《北鸢》《刻骨铭心》等都是聚焦个体生命在战争的大时代下跌宕的命运和生存景况,人情是关键的切入点。正如《南京不哭》的作者郑洪所言,“很多人知道我的小说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心里就浮起许多血淋淋的场面。事实上贯穿全书,无非人间一个‘情’字”。在《劳燕》《重庆之眼》中,感情线也是作品的主要线索之一。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可偏偏就是在战争年代却留下了太多真情,无论是战友情、爱情、亲情还是普通人之间的感情,都弥足珍贵,小说叙述的巨大张力和思辨效果也因此显现。

另一方面,当作家们把眼光投向战争历史,仍然会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切,这是一种历史意识的延伸。历史叙事往往去揉进现实的因子,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会表达出多样的主题,战争叙事的生活幅度和思想意蕴也因而获得极大的拓展。陈河河的《外苏河之战》以战争为题,却是一部重要的成长小说;麦家的《人生海海》反思了战争对生命的摧残,也试炼出人性的光彩;老藤的《刀兵过》在战争的刀光剑影中写出民族精神的传承。战争小说中并非只有残酷的厮杀,亦留存了作家的哲学思辨和人文关怀。

二

身处和平年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回望战争,作家们为何还要频频书写战争?概而言之,一是铭记历史,二是凸显和平的珍贵,三是深度剖析人性。在战争这种极端经验中,人性的卑琐和伟大都会加倍凸显,其中的问题更需深切的反思。

战争书写往往是通过正视历史来映衬当下和平环境的珍贵。陈正荣的《紫金草》选择了参与过战争的日本士兵的视角来反思这场侵略战争,忏悔曾经的战争罪行。周迅的《白乙化》以抗战英雄白乙化为原型,启发人类对战争的重新思考,具有较高的探索性和文学性。范稳的《重庆之眼》则在“重庆大轰炸”的背景中展现普通人的爱恨情仇,表达了当下人们对历史的态度。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同样如此,将今人对战争

的反思以法庭对质的形式呈现出来。

当下战争书写的一个重要向度就是探索人性的可能性。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人性可能更阴暗,也可以更温润、更伟大。罗伟章的《太阳底下》也是以战争历史映照社会现实,彰显了作家高蹈的情怀和深刻的思辨。张庆国的《老鹰之歌》秉承着悲悯体恤的、具有超越性的战争历史观,建构一个由个体生命和彼此的情感勾连而成的小世界,试图最大限度保存人生和情感的丰富性。

战争往往会使人陷入非理性的状态,进而丧失了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恐惧感、悲痛感,也丧失了对生命的珍爱。从这个意义上说,借助战争来书写人性是对作家功力的考验。展现人性恶的一面相对容易,写出人性的闪光之处则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张翎的《劳燕》、常芳的《第五战区》、叶兆言的《福地》、赵本夫的《天漏邑》等都是如此,浓墨重彩书写的依旧是人性的善和美。

历史必须被铭记,英雄应当被缅怀。歌颂英雄是战争小说永恒的审美魅力,书写英雄是对人性至宏至伟的展现。张新科的《苍茫大地》、刘荣书的《党小组》、徐贵祥的《穿插》等战争小说都是以塑造英雄、歌颂英雄、礼赞英雄为主题。当下有一种流行的英雄观念,即要写出立体式的英雄,改变相对单一的英雄面相。然而,立体式的英雄书写,不能以塑造英雄、歌颂英雄、礼赞英雄为主题。当下有一种流行的英雄观念,即要写出立体式的英雄,改变相对单一的英雄面相。然而,立体式的英雄书写,不能以塑造英雄、歌颂英雄、礼赞英雄为主题。当下有一种流行的英雄观念,即要写出立体式的英雄,改变相对单一的英雄面相。然而,立体式的英雄书写,不能以塑造英雄、歌颂英雄、礼赞英雄为主题。

三

战争书写具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价值。作家们在描摹人情、挖掘人性中丰富了对战争的表达,也让文学的介入功能得以彰显。不过,战争中的情感书写不能过多过滥,更不能流于自然主义式的失控状态。

《收获》2017年第1期刊载了从未面世的《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二十至三十六卷,小说结尾处就是对战争直接而赤裸的控诉。但是如果控诉和反思过多,作者的发声代替读者的体悟,就会使

作品逊色不少。另外,战争题材有时候也成为成熟作家突破自身创作和经验瓶颈的权宜策略。尤其是一些成熟的作家,比如张翎、严歌苓等,在写作进入平台期后,会对新的创作题材进行开掘,而战争历史这样的宏大题材自然成为可选项。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不得不思索的一个问题是,战争小说如何突围?

首先是要坚守战争文学创作的初心。要警惕消费主义的蛊惑,不能以猎奇的心态回望战争,不能以消费的趣味消费战争。有一些作品以战争为背景,崇尚暴力,无节制地渲染杀戮与复仇的快感,消费大众读者的爱国情绪。这样的作品不仅文学价值低劣,更会对年轻的读者造成误导,暴露了作家轻浮功利的心态,这是需要警惕的。

二是要避免受到影视剧的影响和干扰。在当下的战争题材影视剧圈,依然会看到大量雷剧、神剧所遗留的惯性思维和元素。面对战争题材影视剧中存在的虚无化、戏谑化、娱乐化倾向,文学书写更应该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写出真正具有深度、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

三是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历史、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不能任由架空历史的叙事策略蔓延。小说虽然是虚构,但是不能背离基本的历史事实,真实会让文学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很多作家确实是以真实性为自己的追求。比如范稳在创作《吾血吾土》过程中,亲自采访了数十位抗战老兵,以保证作品的真实度与可信度。常芳的《第五战区》大部分内容来自作者的田野调查,李骏虎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主要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张翎的《劳燕》也插入了大量的文献档案。作者们试图通过这些一手史料来提升作品的真实性。诚然,面对战争历史,不同的作者会有不同的视角和表达,但是真实性始终是虚构叙事介入战争历史的基础和前提。

总体来看,上述作品将战争题材的文学书写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复现民族苦难史、战争史,对于凝聚民族情感、激发爱国热情、召唤英雄精神,具有更加切近的现实意义。

佳作快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举世瞩目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圣火在中国武汉点燃,几乎是合着军运圣火最后奔向武汉的节奏,五集电视纪录片《和平荣耀》在央视播出。这部纪录片虽然篇幅不长,但主题鲜明、结构清晰、视野开阔、信息量非常大。有网友称其是军运圣火点燃前一部气势磅礴的序曲,让人精神振奋、充满期待。

这部纪录片让人更加读懂了军运会。在世界综合性运动会的大家庭里,世界军人运动会由于举办时间相对较短、专业性较强等原因,普通老百姓对于军运会的了解远不如奥运会、亚运会等。而这次在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世界军人运动会第一次走进中国。《和平荣耀》无疑担负了让广大观众更加了解军运会的使命。从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军体理事会总部到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国防军事体育训练中心,从“军事五项”竞赛的设立到我军第一次参加比赛的回顾,片中运用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镜头,详细介绍了军运会的历史缘起、赛会宗旨、发展历程和重要项目的比赛规则等。清晰的讲述,让观众仿佛阅读了一部关于军运会的百科全书。

特别是,在所有的讲述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体育传友谊”,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从我军运动员彭勃与俄罗斯运动员萨乌丁的不解之缘,到军运村里各国运动员共享方便温馨的温馨场景,再到参赛后各国运动员交换臂章、交换徽章的珍贵留影等,纪录片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体育传友谊”的魅力。世界军人运动会既是体育竞技的赛场,更是不同国度、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军人消除隔阂、偏见和仇视的舞台。能把世界各国军人召集在一起,不是为了打仗也不是为了军演,而是为了促进交流、增进友谊,这就是体育的力量,就是“体育传友谊”的力量。

这部纪录片让人更加读懂了中国军队。是军人必精武,是勇士须扬威。军事体育是和平的纽带,也是了解一支军队的重要窗口。纪录片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历史过程,和为推动世界军人运动会顺利召开做出的积极贡献。与此同时,我军运动健儿在赛场上的表现也让人骄傲。在国际军体理事会的大家庭里,流传着这样一句极富挑战性的话:“你们代表着各自国家的武装力量,要为捍卫自己的军旗而战。”在军事五项比赛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各个国家的军队都推选出自己的精兵强将,为捍卫军旗而奋斗、为赢得荣誉而拼搏。片中,有一个让人充满敬意的细节,那就是中国军事五项队连续18次夺得的“戴布鲁斯杯”。这是中国军队运动员顽强拼搏的生动见证,这是“拼倒争第一、站着升国旗”的生动见证,这更是人民军队血性战斗精神的生动见证。此外,片中还进一步介绍了正在备战的八一海军五项队、八一空军五项队等代表运动员的训练场景。那一个个生龙活虎的身影,那一张张坚毅的眼睛,那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语,无不在告诉人们,人民军队的血性战斗精神正在新时代革命军人身上得以传承和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

以传承和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

这部纪录片让人更加读懂了新时代的军运。国际军体赛场既是展现体育竞技能力的平台,也是世界各国感受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感受中国发展成就和理念的重要窗口。纪录片从武汉这座城市的巨大变迁出发,通过比赛场馆、医疗保障和志愿者队伍建设等大量细节,让人们看到武汉军民为办好本届军运会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与此同时,纪录片还通过武汉视角、军运视角,通过国际军体理事会官员、部分参赛国代表团运动员的评价,让人们感受到各方对本届军运会的热烈期待,看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为国际军体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与担当。

体育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世界军人运动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今天,当我们看到盛大开幕式在江城武汉激情上演的时候,当“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反复出现在人们视野的时候,当五星红旗在各个比赛场地上频频升起的时候,我们已然知道,《和平荣耀》中讲述的故事正在演绎新的精彩。为了让世界充满爱的阳光,军人荣耀在这里升华,和平梦想在东方放飞,新时代中国正在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新的华章。

■栗振宇

评五集电视纪录片《和平荣耀》

展现「体育传友谊」的魅力

建构“现代性”的审美经验

■胡月

每一代人有一代人对战争的理解,这也使得战争文学创作摇曳多姿。70后军旅作家对战争的理解自然携带着他们这一代的思想智识与价值判断。军旅作家裴指海笔下的战争具有强烈的陌生感和惊奇感,奇崛的想象力和强烈的“现代性”使他的小说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裴指海曾花费六年时间专注于军事采访,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寻觅有趣味的细节。那些老兵给他讲述的是活生生的战争,有血有肉。裴指海先后采访了三百多位亲历过战争的老兵,听他们亲口讲述战争往事。有了这些历史真相和细节的加持,裴指海对战争的想法便有了深厚牢固的基础。

长篇小说《往生》以军人视角直面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这里所说的军人,不仅是小说中英勇抵抗的民族英雄,还包括作者、现实生活中的军人裴指海。事实上,他也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既是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小说开始,人物以惯常的方式出场,一个经历过南京保卫战的老人娓娓道来那个年代的故事。很快,另外一条线索出现了。作家以一名解放军现役军官的身份进入了叙事,一遍遍地游走在大屠杀刚刚发生的12月14日的南京城里,打破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将现实与历史时空联结在一起。作家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又设计了一个几乎占全书一半篇幅的现实故事。这个故事中的女主角,既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后人,又是与自己的长辈们有着相同痛苦的现实存在。时间流逝了,但苦难并没有结束。她与进入小说中的现役军人一起经历着南京大屠杀的苦难,同时也引领我们用现代视角审视和反思这场悲剧,并提出一个勇敢的问题:如果南京大屠杀放在现在,我们究竟会有多少改变?

技巧终究是为内容服务的,在血与

火的战场上,作家的思想应该始终在场。从残酷中打捞人性,从牺牲中看出意义,从平复中得到反思,这才是战争文学应该具有的力量。

正因为对历史的熟悉,裴指海在书写战争历史时显得游刃有余。歌德曾怀着敬意将历史称为“神秘的神秘作坊”,有野心的作家都在朝这个方面努力。裴指海将真实的战争融入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用文学的方式极大拓展了读者对战争的理解与认知。除了《往生》,他的一系列战争题材中短篇小说,如《士兵与蚯蚓》《麦城叛》《苍蝇》《高人之死考》《兔子快跑》《白月梅与白毛女》等,都有着繁复

的内在肌理。在裴指海的笔下,战争是复杂的,战争中的人也是复杂的,不但有着雄浑的英雄面相,亦有“哀怜伤病”的背影。裴指海执着于以现代性的视角重新“发现”战争,试图触摸和描摹战争的血肉和灵魂。

裴指海是一个有着思辨气质的作家。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叙事花招下,他实践的仍是“真即是美”的文学理念。军人的感情是相通的,裴指海对过往战争中的生命个体同样充满军人式的理解与共情。小说《亡灵的歌唱》就是一部为和平时期的军人精神立传的作品。小说中充满了旺盛的、活生生的乡村物

事,在这样一个与军营迥然相异的环境中,试炼军人的精神高度。裴指海对“木扎”有多少不满与悲伤,他对军人就有多少希望与赞美。小说中的“亡灵”,是为军人而歌。

裴指海在散文中不止一次谈到自己的创作理念,那就是“真实”。作家要写自己相信的,读者才会信。裴指海的文字是有温度的,震撼心灵。他的小说对那些遥远的时光、逝去的灵魂保持着庄严的敬意,通过对战场和战争的重新“发现”,深度探索军人的心灵世界和情感空间,持续建构着具有“现代性”的战争文学审美经验。



西风烈(中国画)

李翔 杨文森 韩书阁 王云霞作

军运会雕塑的文化姿态

■王志新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场馆广场主入口处,摆放着一尊铸铜雕塑《孙武》,闭幕式场馆正厅的铸铜雕塑作品名称为《雷锋》。这两座铸铜雕塑是由著名雕塑艺术家、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先生创作的,集中展现了“潜古·开今”“古进·今出”的立意构思。

《孙武》以传神达意的方式塑造了中国兵圣的形象,束发戴冠,右手持剑立身,左手持筒置于身后,迎风而立,疾风鼓荡起宽大的衣袍,一派儒雅清高的文人风骨,彰显这位东方兵圣秉持的“文武之道”。

《孙武》延续了“大写字雕塑”的风格,删繁就简,刀劈斧斫,不事精雕细琢,高度概括凝练,将人物形象的结构融入自然的山石形态当中,似磐石山岩,如中流砥柱,显出昂扬刚健而不失儒雅的精神气质,隐藏着不怒自威的磅礴气势。雕塑定格在虚实相生的瞬间——中国风骨、东方气韵、文武之道相互托举,极为传神地塑造了兵圣孙武军事思想的灵魂。

《雷锋》与《孙武》两座雕塑遥相呼应,

雷锋面带微笑,阔步前行,充满朝气,展现了雷锋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力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彰显了中国军人的崇高风范。

将东方兵学鼻祖孙武的形象立于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场馆广场,一方面是因为其所著堪称“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军事理论家、研究者广泛认同。目前世界上已有30多种语言的《孙子兵法》版本,其影响力知名度和正在世界文化圈交流发展的背景下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孙武军事思想注重虚实、变化、全胜、辩证的理念早已超越军事谋略层面,蕴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智慧和不战、慎战的人文思想,既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也体现了现代世界军事思想发展的核心理念。

《孙武》和《雷锋》这两个雕塑作品“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汲取“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之真髓,以“写意”作为创作支点,传达了开放的文化姿态,饱含着中国文化的温度,彰显出一种面向国际、和平对话的文化自信。



长征

第4657期